



## 大鹏岛:寻找旧时光

□赵利平 文/摄

### 一渡悠悠寻梦来

□陈瑶

海的对岸,就是大鹏岛。海风从隔着三百米的港湾吹来,我站在往返大鹏岛的渡船码头,仿佛又一次站在时光的渡口,近在咫尺的大鹏岛,与我相望。

一条老式的小型客渡船,在浙港和大鹏岛之间来回摆渡已经半个多世纪。伴随着金鹏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,一桥飞架两岸,这座承载着记忆与乡愁的“浙鹏渡”,终将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坐上渡船,从离开浙港码头到靠上大鹏岛,用不了五分钟。早些年来回双程只收5角钱,前几年干脆免费了,渡轮的运行、维修、人工工资等,全部由当地政府买单。古老的渡口,曾经舟楫往来不停,连接着绵长的烟火人间。

时代的浪潮一路向前,没有谁能抵挡岁月的变迁,新旧的更替。

大鹏岛,素有“海上周庄”之美誉,面积仅有4.09平方公里,却留存着东南沿海最具特色的海岛古村落建筑群。和许许多的江南水乡一样,大鹏岛河流纵横,水系发达,虽为弹丸小岛,但是土地肥沃,适宜于耕种,曾经是浙港的农业基地。站在渡船上望过去,大鹏岛掩映在一片雾霭迷蒙中,海滩却仍闪动着波浪晶莹的光泽,阡陌般纵横的乡间村道蜿蜒而来,通向村子的每一个角落,似乎是牵扯着一堆黑白相间的陈旧的积木。岛上分布着许多百年以上的古民居,主要有胡家大院、刘家大院、沈家大院和杨家大院等,散落在几个重要位置上。据一位老伯介绍,大鹏岛兴旺的时候,全岛有七八百户人家,而现在常住村民,可能不足百户,仅500来人,且以老年人居多。

胡家大院就在离离埠头不远的斜对面,于是我们熟门熟路地走了进去。也是江南水乡的典型建筑,灰墙石砌的大门,高大的山墙,飞檐斗拱,可见曾经的气派。外墙历经风雨,早已青苔斑驳,有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和厚重感。走入庭院,虽略显狭小,但不失清幽。木结构的房子,分为上下两层,倒也亮堂。木枋画栋,过道连接厅堂,墙门的西侧,是一片开阔的田野,万物生长,四季轮回,都在这片田野上演绎着。房檐下放着一个七石大水缸,用来承接雨水,供住户饮用,也备作消防安全用水,可见以前居民的安全意识也是十分强烈。从胡家大院出来,沿着田间小路往右侧拐弯不过百米距离,就是刘家大院了。刘家大院是平房,但是占地面积比胡家大院要略大一些,三进深度,每一进都有天井回廊和阶前过道,显得宽敞通透,是比较典型的江南人家的建筑布局。

大鹏岛上那些保持着传统生活习惯的村民们,依然享受在鸡犬相闻、袅袅炊烟的乡村生活中;这片依港而建的古村落,日日在悠长的海浪声里,迎来朝霞、送别暮霭,聆听渔舟唱晚,陶醉在海岛悠闲的慢生活里;檐瓦的青苔,纵横的小巷,蜿蜒的石板路,午后的暖阳铺洒在这片古民居里,如同一幅淳朴粗犷的水墨画。那些石砌的院墙,已经颇有年代感,在阳光下散发着清冷的光,虽然棱角分明,略显生硬,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这座古村落本身的韵味。走进这片古村落,石头垒砌的古朴之风迎面而来,村舍的墙面、窗台、阶梯,都是用石材垒砌,而各家的院子里面,更能看见村民使用过的石凳、石磨、石捣臼等。现存的石屋大多保留着明清建筑的风格,挑檐立柱,石梁门框,镂空雕花的石窗,虽然历经岁月风雨侵蚀,却依然不失其精巧和雅致,这些农渔民居的文化遗存吸引着一批批游客的目光。

有史料记载,大鹏岛的第一批住民,大多是在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)迁移而来,当时清政府结束对舟山的海禁后,从隔海相望的宁波镇海迁入,他们靠海吃海,大多从事渔业和海运业谋生。一批从事海运业的先民,发迹后在大鹏岛上建起高宅大院,以求光宗耀祖。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,大鹏山的古民居安静地伫立在那里,老宅子和留守的老人们依然静静地聆听着风声雨声。这片沉淀了数百年兴衰历史的古民居,近年来不断吸引更多的乡村旅游爱好者前来探寻,使海岛古村落的人文旅游资源,日益凸现出其潜在的价值。

回望大鹏岛那片浸润着岁月沧桑的古民居建筑群,那些原住民们守护在舍不下的故园情结和抹不开的乡愁中,而这一条狭窄的港湾,这一艘苍老的渡船,渡的不是一拨拨的乘客,渡的是有着寻梦情怀的精神故乡!



当我踏上定海大鹏岛时,一架飞机正在岛的上空飞着。田野上散落的是一幢幢晚清、民国时期的旧民居。

如果从天上的飞机里看下来,这个岛的形状,就像一只大鹏鸟,所以叫大鹏岛,但实际上它起初的名字叫大平山。

大鹏岛静悄悄的。我们走进一户王姓旧民居时,圈在院子里的鸡叫声,打破了这份宁静,而我的视线恰好落在破败的院子墙头上。过去百年的旧时光,似乎就这样回来了。

#### 一

大鹏岛并不大,只有4平方公里。但我一直心仪。

在舟山众多岛屿中,六横、金塘就如一只梭子蟹的两只大钳子,而六横前面的佛渡岛、金塘前面的大鹏岛,则是那两只大钳子的最突出部分。

我一直以为舟山要发展,关键是要让六横、金塘这两只大钳子长得越来越肥,越来越有力,而佛渡岛、大鹏岛更是要首先肥起来、有力起来。

从历史上看,大鹏岛确是曾经肥过、有力过,是一只名符其实的大鹏。何以此说?岛上的旧民居为证。

#### 二

这里的旧民居,有大有小,以平屋居多,或依山、或傍水,虽有不少新建筑杂在其中,但整体上还是展示着岁月的悠远感、沧桑感。

海是今日海,也是旧时海;山是今日山,也是旧时山;屋是今日屋,也是旧时屋。时空从来都是一条绵绵相连、无限延伸、不可分离的道路。

行走在这样的旧民居,你会感觉你正朝着历史的长河上游慢慢回溯。你会看到旧时的人,听到旧时的故事、感悟到旧时的文化。

#### 三

我们到的第一处旧民居是杨家。据传由杨希栋建造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距今整整127年了。

《金塘志》把杨希栋叫做船民,那他应当是通过海运发家的。除了造自己的房子,他还做过三件事,第一件是在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募资建造裂表嘴灯塔,就是现在还在使用

的大平山灯塔;第二件是在1921年,他捐资兴建了大鹏埠头,埠旁建“息影亭”,供人候船;第三件还是在1921年,他与其他人一起发起创办“济生会”(即渡船会),筹资用以维修渡船、巡查摆渡等费用。

站在杨家大门前,我端详着台门上方粉色石匾镌刻的“关西旧风”四个大字。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,已把石匾磨得陈旧,但字体却仍然苍劲有力、栩栩如生。

《晋书姚兴载记》有“关东出相,关西出将”的说法。杨希栋用自己的行动,在远离中国主流文化地带的偏远小岛,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的“崇文尚武”精神。

而这种精神无疑是仍然需要活在当代的。

#### 四

我最感兴趣的一处古民居是刘家。据传由刘锡银建造于光绪十九年(1893年),比杨家还要早两年。面积达到1500多平方米,比杨家要多1000平方米。是大鹏岛现存面积最大的古宅院。

我没有从《金塘志》中找到刘锡银其人其事。但十分敬佩他的大手笔、大魄力。一百多年之前造这么大的宅院,所需的财力可能并不比而今建造一幢高楼的费用要少。可想刘锡银绝对是一个大老板。

我慢慢走进刘家古宅院。这是一幢由正屋、东西厢房、台门等三进院落组成的四合院。

第一进,正屋面阔七间,中间甬堂。第二进,正屋面阔七间,中间祖堂。第三进,辅房面阔七间。每进东西两侧各有一小台门,正台门坐落在西南方。

我不懂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艺术,但震撼于刘家古宅院所用的材料。

我围着屋柱细细打量,并用手抚摸着,仿佛感觉历史的温度还是那么炙热。这些屋柱都是原木。虽然这么多年了,仍然没有大的损坏。据说,这些木柱是福建杉木做的,这杉木、砖、石瓦,都是从福建运过来的。

这让我豁然开朗。

这是一个海岛与海洋的故事。大鹏岛原先肯定是一个荒岛。清康熙年间才有人在近海近岸耕海牧渔。到了晚清,岛上渔民开始从事航运业,走向更广阔的海洋。建筑材料从福建运过来只是他们从事航运的副产品。

向海开放,一百年前的大鹏岛并不是一个荒凉偏远的小岛,相反是一个船商云集、贸易

繁盛的财富之岛。我想起美国学者林肯·佩恩在《海洋与文明》的观点,海洋构成通向现代世界的路径。

旧民居本身展示的是中国江南水乡白墙黛瓦的建筑风格。

旧民居背后更积淀着深厚的舟山海洋文化精神。

#### 五

我们走进沈家旧民居,已近中午。

沈家的几位老人已在用中餐。他们放下碗,热情地与我们聊天,告诉我们,家里就他们这些老人,年轻人都外出或迁到外地去了。

这是舟山小岛常见现象。守着小岛、守着家园、守着旧时光的,都是一些老人。

从沈家旧民居出来,我抬头看见后院那棵参天的大柿树,鲜红的柿子就如一个个红灯笼挂在如洗过一样的蓝天上。

阡陌上的小河倒影着白云及河边随着海风轻摇的蒹葭,更远处则是一处处像安静的黑白猫蹲在过去时光里的旧民居。

我喜欢那份岁月静好的状态,喜欢那份世外桃源的状态,喜欢那份爱在深秋的状态。

但这样的大鹏岛能够成为舟山金塘地区那只大钳子最肥、最有力的突出部分吗?

那曾有过的“关西旧风”呢?那曾有过的海洋气魄呢?

#### 六

看得出,人们努力想复活大鹏岛的光辉岁月。

那些破败的墙面粉刷后白得耀眼。那些破碎的老石板换成新材料地板光亮得耀眼。

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,一位老太太有一把祖传的宜兴紫砂小茶壶,有人愿出三两银子购买。老太太觉得茶壶太旧,就拿进屋里反复清洗,洗干净后交给买主。买主发现里面的茶垢全洗干净了,就说五钱银子都不值了。

旧的不利用、不保护,只会越来越旧,越来越破落。但旧变新,不是靠新材料就可以成功。透过旧民居,我们寻找什么?

旧时光是注定找不回的。

但我们在大鹏岛的旧民居里,还是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

有旧民居的地方,就有故事;有故事的地方,就有文化;有文化的地方,就有灵魂。

大鹏岛作为舟山海洋文化长廊的第一站,那是无可置疑的。

#### 七

在离开大鹏岛的轮渡码头,我看见不远处金塘跨海大桥上车流滚滚,看见岛上唯一一家修船企业新修的船即将启航。

我扭头看着这个小岛。这个小岛如同一只即将起飞的大鹏,一动不动,集聚力量。

这个小岛过去是舟山与大陆相连的第一站,走向海洋的第一站。它的未来仍然是舟山与大陆相连的第一站,面向海洋的第一站。

年轻的村党总支书记在我们入岛开始就陪着,一路娓娓道来。在我们等待渡轮时,他还与我交流大鹏岛的发展定位。

有灵魂的地方,就有未来。

这是一位九零后的本地干部。从他的清澈眼神里,我看到了大鹏岛的未来。

## 循着水声觅乡音

□应红枫

又踏上熟悉的舟山群岛金塘岛,又见到那条从老家门前蜿蜒而过的大柳河。

长长的大柳河,从金塘冷水坑发源,蜿蜒曲折的主河道全长十几公里,婀娜的身姿流经田野村头,流经半边街,流经古老的金井桥,缓缓流向大浦口入海口。

每逢晌午时分,常有居民在沿河的桥下埠头洗菜、淘米,袅袅炊烟中,好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慢生活图景。

水色氤氲,两岸粉墙黛瓦的古民居慵懒在清晨悠远的舟楫之声中,桨声荡漾开来,惊起在池塘边栖息的几只水鸟,“嘎啦”飞到河对岸的一片小竹林里去了。河的对岸,直到南山边,有一片开阔的田野,除了栽种水稻,沿河的田畈里还栽种有莲藕、芋艿、茭白等水田农作物,每逢复秋季节,朝阳初升,农户划着一叶小舟来往于河道,载着收获的作物去长河那头的农贸市场销售。这样一幅惬意的乡村生活美景,铭记在我记忆的光盘里,随着岁月的流逝,却越发清晰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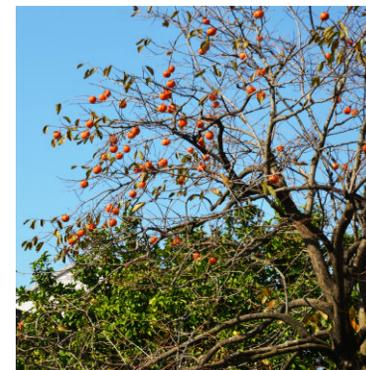
恍然抬头,我已经走在大柳河的中段柳行半边街。这条略显颓败的沉静小街,曾经也是

金塘岛热闹的去处。柳行,最早形成于清光绪年间,唤作“柳巷”。据说早前柳行街里,沿河遍栽依依垂柳,因而以“柳巷”为名,后改为“柳行”。柳行依附着大柳河,沿河而建长300多米的民居和商铺,逐渐形成街市,称“柳行半边街”。柳行半边街以桥为路,因势起街,造出了一条独具风韵的半边街来,成为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据健在的老人回忆,沿街的商铺曾经生意兴隆,特别是一些南货店、杂货店这些与百姓的生活最为贴近的商铺,更是兴盛繁华。还有徐东云、吴定兴的剃头店,陈家友的皮革店,张岳鸣的蜡像店,徐进昌的徐元德布庄,陈松照的豆腐店,徐林香的银匠店等等,也活跃在这条半边街上。这些店铺涵盖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,成为了当时繁华的乡村商场。

只可惜,老人们的记忆最早只能上溯至民国。至于那一家家店铺究竟都有着怎样的故事,半边街曾经有过怎样的兴衰沉浮史,许多都已经难以复述了。为了再现柳行半边街的古韵风貌,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开发,近年来,金塘镇以招商引资的办法,在大柳河畔以江南水乡

的风格修葺打造柳行古街,依照徽派建筑的布局,粉墙黛瓦,照壁石雕,街市错落间,设酒肆茶楼,糕饼作坊,书画长廊等,让大柳河畔的柳行半边街,焕发出新的生机,更让我的内心,流淌出一份深深的乡情怀念。



陈纛 摄